



# 旧中国三教九流揭秘

秘

三角半钱芝吉画

卦命

道

一枝铁笔分休咎

青帮

一贯

丐帮

洪门

绿林

天门

袍哥

北京理

下

# 旧中国三教九流

## 揭 秘

(下)

范春三 袁东旭 编著



#### 4. 同是理门,各有不同

理门是流传于北京、天津两地的民间秘密组织,起初以“反清复明”来号召人们,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为了避免清政府的追剿,改为大力提倡戒烟戒酒,这在民间是颇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到民国初年,北京理门的势力发展到最高峰,那时在北京城除原有公所之外,又陆续设立了18处,共有50个公所。还有不设领众的分所20处。在总会没有成立之前,北京的理门公所,原来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自总会成立之后,这些公所便都直属于总会。登记在册的公所,除了上面提到的永定门外二郎庙的司真堂公所,崇文门外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和西便门的乐善同修公所外,旧北京城内还有: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领众王束有(道人);南桥湾子巷四条志避堂公所,领众李文烦;沙土山志善广修公所,领众毕广义(道人);城庙志善同修公所,领众连海;任儿路宝善堂公所,领众刘广顺;赵子胡同正善堂公所,领众刘子江;三庙街遇善堂公所,领众卢成瑞;广内大街洪洞馆福善同修公所,领众荣福;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道人);西便门内安抚乐善公所,领众张子荣;石头胡同继善堂公所,领众思贾宇。

1928年国民党势力控制北京后,理门公所作为一个民众团体亦受国民党的影响,各公所除领众外又增设许多职员名目,计有执行委员2人,监察委员1人,区代表1人,宣传委员1人,文牒1人,还有其他几个职员,总共12人。这些职员,都是由领众从在理的道亲中选派的,其选派的原则是平时对公所最热心和在财力人力方面贡献最大的,领众派定他一个职务作为鼓励和加强关系。这些职员全是义务职,不但不拿工资,而且遇事自己还要比普通道亲多出钱出力。他们之所以尽这种义务,是因为在理的道亲绝大多数

都是社会所谓下九流的人物，在任何场合都被人看不起，都没有地位，他们情愿花钱买面子。他们当上理门公所的一个职员，就觉着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在群众中有了面子。公所领众都是些深通旧社会人情世故的人，为了满足一般道亲“花钱买险”和争名誉地位的需要，还做了各种职员证章给他们戴，以争取他们对公所在人力财上的更大帮助。公所当家的对道亲的“修炼得道凡人成佛”等许多迷信宣传，也是使道亲们对公所作财力人力贡献的重要手段。

## 5. 自己人也有内外

“叫山”是理门道亲最喜欢看的一种戏。各理门公所为了敛钱，往往进行“办斋”。为了招揽更多的道亲来“捧斋”，公所往往在斋期前演“叫山”给道亲们看。“叫山”的布置很简单，具体布置如下：中间坐一个人，充当观音菩萨，观音左前方陪坐二人，一充五台山文殊菩萨，一充善陀山准提菩萨。两个陪坐之前站二人，站左者充韦陀，站右者充天王。韦陀、天王之前再设佛像，像前放下个檀香炉，炉前站一人为“挡众”。演“叫山”的人（即叫山）告到“挡众”跟前，高声念道：“山高路远水又深，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里面是何人？”挡众回答道：“虽然不是亲兄弟，相逢俱是同道人。”“挡众”接着问道：“你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叫山”回答说：“从来处来，上山朝佛。”于是“挡众”让开，叫山进门，在香炉里添一柱香然后对佛像参拜，再进至韦陀前。韦陀问：“你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姓甚名谁，何处修炼，哪年得道？”叫山不管韦陀之问，反问韦陀：“你且休问我，我先问你，你在何处修炼，何年得道？”韦陀回答说：“玉虚洞内修其性，七世音男修成站佛。”叫山通过韦陀之后，再依次向各山叫问，与菩萨问答，其问答所用词句全是些从旧小说中学来的关于修仙得道荒唐无稽的话。在问答中有时可以插入自己的新添词句，使对方一

时答不上来，以博得道亲们的喝采。

演“叫山”一举实际上是一种娱乐方式。尽管其内容和形式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其娱乐性是非常强的，因而当时理门的道亲们都喜欢看演“叫山”。当然，理门公所演“叫山”的目的在于敛钱，而“叫山”这种娱乐方式在公所的“办斋”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各公所往往不遗余力，尽可能扩大“叫山”的规模，以招来更多的道亲。除本公所的道亲外甚至还想方设法吸引附近公所的道亲来看，以敛聚到更多的钱。所以，要使“办斋”活动成功，就必须演好“叫山”，不演“叫山”或演得不成功，往往会使“捧斋”减少，甚至可能使整个“办斋”活动砸锅。从这一角度看，演“叫山”也可以说是理门公所的一种敛钱方法。

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北京的警察机关就不准公所办斋时演“叫山”了。主要原因是在演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冲突打架现象，轻则流血，重则死人，严重地影响了北京的社会治安。流血冲突主要发生在公所之间和同一公所的道亲之间，有时也偶尔发生在道亲与非道亲之间。公所之间的冲突是由于邻近公所为吸引更多的道亲来“捧斋”而发生的。公所内部道亲之间的冲突则是在“叫山”过程中，由于发生口角而引起的。道亲与非道亲之间的冲突较少见。据统计，自民国成立至“叫山”被禁演的这十五六年间，共发生大小冲突事件 500 余次，死亡 100 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最大的两次流血冲突发生在民国十四年的春、夏两季“办斋”期间，其伤亡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终于导致了“叫山”活动末日的到来。

民国十四年春天，农历二月十八日。这一天是个好日子。天空湛蓝，风和日丽。北风微微地吹着，这虽使人们意识到春天步履的蹒跚，但对于饱经风雪和沙尘袭扰的北京人来说，这样的天气已经是不够中意的了。所以这一天北京城内城外的人们显得特别活跃，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特地选中了这个好日子来演“叫山”，预备第

二天举办春斋。8点不到，公所前面的广场上已经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群三五成堆，热烈地交谈着。由于天气好，这天来看“叫山”的人特别多。9时正，公所的大门开了，公所领众带着十多个来到广场西边的高台上。两个道亲搬来一个较大的黑色檀佛像，另两个道亲搬来了一个较大的黑色的檀香炉。忙乎了约20分钟，“叫山”的布置就完成了。一名道士打扮的道亲左手提着一面大铜锣，右手拿一把红绸裹头的槌子。领众向他打了个手势，道亲迅速举起铜锣，“咚咚咚”猛敲了十几下。台下道亲逐渐安静下来。领众跨步走到台子前沿儿，清了清嗓门，装神弄鬼地说了一大通荒唐的迷信话，然后宣布“叫山”开始。刚才安静的道亲们顿时活跃起来，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急切地等候着“叫山”活动的开始，道亲们今天的兴致特别高，他们满以为今天的“叫山”节目会很精采，却没料到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他们。

铜锣连响九下后，“叫山”节目正式开始。今天充当“挡众”的是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清清瘦瘦的，面部较白，颇像一个书生，但实际上他是北京城里有名的混混儿。十多岁的时候跟公所一个武功很高的道亲学过几年，虽不能说深得其精髓，但这混混在拳脚上确实有几下，三五个粗汉未必是其对手。他的武功从不轻易示人，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显露。由于没有几个可以称得上“对手”的，所以他的功夫到底有多高、多深，一直是个谜。他凭着自己的这身功夫网罗了一大帮游手好闲的人，经过几番闯荡，在整个京城里已颇有名气了。他的本名叫王有贵，由于他那副长相，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白面书生”。在武侠小说里，“白面书生”往往是一些武功高而且怪异、心肠辣狠如毒蛇一样的江湖人。“白面书生”王有贵正是这样一种人。王有贵喜欢看“叫山”，但由他自己亲自来演“叫山”的次数并不多。如果哪一天他亲自来演，那就是告诉人们：他最近发了一笔横财。他确实发了一笔横财，而且是

大大的一笔横财。至于财的来路，除了他本人及他的几个亲信以外，没有谁说得清。人逢喜事精神爽，王有贵一高兴就带着一大帮混混儿，一大早来到了公所广场。在混混们的怂恿下，王有贵决心在今天给大伙露几手。按理门公所规定，担任“挡众”的人是需要严格挑选的。但是“白面书生”这样的人容得你挑吗？所以王有贵手下的人一提出要求，公所领众就忙不迭地答应了，并且还说了一通令人肉麻的奉承话。

“挡众”是“叫山”要过的第一关，地位相当重要，公所挑选来充当“挡众”的人，大都有几下。“白面书生”并非浪得虚名，武功自不用说，肚子里的墨水也不算少。他除精通“叫山”活动那一套陈词滥调外，往往在与“叫山”的对答中添枝加叶，不断翻弄着各种花样，把神佛成仙得道的事迹与市井混混们偷鸡摸狗的勾当等相提并论，混杂在一起，使“叫山”无所适从，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所以，遇到“白面书生”扮演“挡众”这一角色时，再老练的“叫山”也得小心谨慎，以免因对答不上而灰头土脸的被轰下台去。

不知是今天上台来“叫山”的人水平特别高，还是“白面书生”今天兴致特别好，最初上台来“叫山”的几个人都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挡众”这一关。“白面书生”似乎没有一点要为难“叫山”的意思。但他手下的那些混混儿却觉得不过瘾，不断地叫喊着“头儿，露几手”。第十个上来“叫山”的是一个粗黑大汉，足比“白面书生”高出整一头。大汉本来是不敢上台来“叫山”的，但看到前面几个叫山的都很顺利，胆气一壮，就跳上台来。“白面书生”在台下那帮混混“头儿，露几手”的催促下，决定就拿这个长得令他很不顺眼的大汉开开刀。大汉确实没喝过什么墨水，“白面书生”将那几句通用的签词稍加变化，大汉就满头出汗，脸涨得像猪肝，答不上来了。台下观众“哄”地大笑，有的高声叫喊：“蠢牛，下去，下去，蠢牛！”粗黑大汉容忍不了这种难堪的场面，因为他前两天才娶进门的媳妇和岳父

岳母今天来了。他的父亲和三个弟弟五个妹妹来了，他这个家族（赵姓）的六百来口人绝大部分也都来了，都在台下看着他出丑。大汉受不了这种难堪，尤其受不了“白面书生”那半开着的眼睛里的那种冰冷刺骨的嘲笑。大汉的血液沸腾了，抡起钵盂大的拳头，“呼”地向“白面书生”搯过去。“白面书生”轻移了一下脚步，避过了大汉的拳头。大汉的拳头再搯，“白面书生”又躲开了。大汉接着又连搯数拳，“白面书生”又躲又闪，一直没有还手。不仅不还手，脸上仍然挂着一丝毫不做作的微笑。出手连连落空的大汉恼怒得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他一把抓起佛像就朝“白面书生”砸过去，却又落空了。佛像断头少腿，碎成了七八块。大汉又双手端起檀香炉，猛地 toward “白面书生”扔过去。因为炉内有香火、香灰，“白面书生”躲闪时显得有些狼狈，粗黑大汉趁机猛扑过来，企图将“白面书生”撞下台去。“白面书生”灵活地移动了位置，并借机左脚突然一伸，右手顺势一推，将大汉攒下台去。

由于大汉来势过猛，“白面书生”又巧手施力，大汉被攒下台的时候，头下脚上，脑袋正撞在台下一块横放的大青石上，顿时鲜血迸涌，脑浆四溅。由于巨大的惯性和重量，大汉的脖子也折断了，倒在地上的大汉虽然双手乱抓，双脚乱蹬，但显然是活不成了。

事起仓促，开始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不知谁叫了几声“打死人啦”之后，大汉家族的一帮人拿起扁担、木棍，向“白面书生”围了过来。“白面书生”并不惊慌，用手一挥，他带来的那帮混混儿迅速掏同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子和锉子等凶器朝大汉家族的人迎过去。双方二话不说，就你一扁担我一刀，成双捉对地厮杀起来。整个广场顿时乱成一锅粥，喊声、杀声、哭啼声响成一片。派来维持秩序的警察由于人数太少，根本制止不了双方的打杀，被迫撤离现场向警察局求援。当大队警察赶来以后，双方仍然你死我活地杀着。警察鸣枪示警，双方才逐渐停止了厮杀。由于人数太多而且混乱，



警察没有逮捕任何人，只将众道亲驱散了事。

事后警察清理现场，共计有 25 人死亡，重伤倒地不起者 40 人。至于轻伤挂彩的人则无法统计。本以为是一个欢乐祥和的好日子，却不料演出了一场空前的大惨案。然而这场惨案似乎并没有引起北京政界的多大关注，北京的各种报纸也只是简略地提到在北京西郊发生了一场打斗事件，并没有提到伤亡的人数。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刚刚在北京逝世，政界、报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件事上，而北京的军阀政权又因害怕遭到全国的谴责，竭力隐瞒这场流血惨案的真相。所以后人大都不清楚这场理门道亲之间的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经过这场浩劫后，已是元气大伤。这年的“办斋”活动自然告吹，以后虽然每年还进行一到两次“办斋”，但“叫山”是再也不演了。

在广善同修公所发生流血惨案之后的四个月，西便门附近的两个理门公所——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和西便门内安抚乐善公所之间，发生了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流血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道亲来“捧斋”，以敛聚更多的钱财。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是一个大公所，共有道亲近 3000 人。西便门内安抚乐善修公所是个小公所，只有道亲 1200 余人。然而，安抚乐善公所却拥有一批水平特高的“叫山”队伍，其精采无匹的“叫山”演技吸引着附近公所，特别是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来观看。大批外来道亲在观看“叫山”节目完毕后，就留下来参加该所的“办斋”活动。这样，安抚乐善公所道亲人数虽少于乐善同修公所，但每次“办斋”所敛到的钱财却多出乐善同修公所很多。乐善同修公所对此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技不如人倒还好说，关键是理门章程并没有规定道亲不能参加其他公所的“捧斋”活动。乐善同修公所曾几次派人和安抚乐善公所谈判，要求安抚乐善公所

照顾乐善同修公所的利益。安抚乐善公所不但坚决拒绝乐善同修公所的要求，而且对其谈判代表加以百般嘲弄。乐善同修公所对此恼怒万分，公所领众发誓要进行报复。但由于安抚乐善公所与全北京规模最大的公所——永定门外二郎庙的司真堂公所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强忍着把这口怨气吞了下去。此后，乐善同修公所和安抚乐善公所的关系越闹越僵，双方已视对方为水火，都想设法破坏对方和保护自己的各种活动，最终导致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惨案。

惨案发生的时间是民国十四年阴历六月六日。当得知乐善同修公所是六日六日举办“叫山”活动时，安抚乐善公所决定也在同一天举办“叫山”。它知道凭自己精采的“叫山”节目，一定会使乐善同修公所的绝大部分道亲离开本所，前来观看。在“叫山”活动举办之前，安抚乐善公所就在乐善同修公所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说自己的“叫山”节目将会如何如何精采，热烈欢迎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前去观看。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对安抚乐善公所的“叫山”节目本来就非常地喜欢，而这一宣传使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们产生了一睹为快的渴望。所以，六月六日两个公所同时举办“叫山”活动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极不寻常的局面，从而导致了一种极不寻常的结果。

六月六日是个大热天，太阳还刚刚露出脸儿，道亲们就避开阳光，躲到树荫下去了。乐善同修公所和安抚乐善公所的“叫山”几乎是同时开演的，演出的地点相距并不远。铜锣响过之后，安抚乐善公所的领众就登台亮相了。他在照旧装神弄鬼地胡说八道一大通后，兴奋地向众道亲介绍了今天登台表演的几个著名“演员”，他保证今天的“叫山”节目一定“精采绝伦”。台下道亲欢声雷动，“叫山”活动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始了。安抚乐善公所只有道亲千余人，但今天来观看“叫山”的至少有 3000 人。那么这些“多出”的道

亲是从哪里来的呢？

绝大部分是从乐善同修公所来的。乐善同修公所拥有道众三千之多，然而其中的 2/3 却去了安抚同修公所，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去了其他公所，结果只剩下不到 1000 人。“叫山”活动虽然已经开始，但场面冷冷清清。台上扮演神仙菩萨的人没精打采，上台“叫山”的人也稀稀落落，对答之间语词干瘪乏味，毫无新鲜之感。演着演着，不长时间，台上台下的人都已没了兴趣，“叫山”活动被迫宣布结束。

“叫山”活动如此草草地收场，势必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办斋”活动。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和几个品级较高的道亲商量着，大家一致认为造成今天如此难堪局面的原因在于安抚乐善公所的横行无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直接与安抚乐善公所摊牌，讨回公道。向总会去告状或求情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所以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去安抚乐善公所，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时间就在今天，马上出发。

当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带着数百名道亲来到安抚乐善公所时，这里的“叫山”活动正高潮迭起，笑声、掌声、喝采声响成一片。台上“叫山”与神仙菩萨之间的对话机智灵巧，妙趣横生，台下道亲们看得如痴如醉，手舞足蹈。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叫山”带来的欢乐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乐善同修公所大批道亲的到来。他们大都手拿扁担、木棍和铁锹之类的东西，显然是来者不善。可惜安抚乐善公所的道亲没有看到这点，维持秩序的警察虽然看到了突然到来的这一批人，却并没有想到这意味着什么。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的时候，台上的“叫山和其他几个“演员”都已经倒在血泊里了。

安抚乐善公所领众本来对乐善同修公所的动向早有提防，对他们可能的报复都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今天来观看“叫山”的人实在太多、太杂，而今天的“叫山”又演得实在太精采、太令人着

迷了。所以乐善同修公所的大队人马尽管是明目张胆的开过来，却仍然打了安抚乐善公所一个措手不及。

但安抚乐善公所毕竟有所准备。公所领众下达出击的命令后，护卫队员拿起各种武器，朝乐善同修公所的队伍猛扑过去。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员个个训练有素，他们敢打敢拚，武器装备又远比对方强，而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虽是挟仇而来，却是乌合之众。所以双方一交手，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就被放倒了一大片，队伍也被冲得七零八乱。安抚乐善公所得势不饶人，不断追击着四散奔逃的乐善修公所的道亲，就像猎人追赶着受伤的兔子一样。

诸位也许忍不住要问：早先来到现场的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哪去了？为什么不帮本所道亲的忙？维持秩序的警察哪去了？为什么不出来干涉？不错，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安抚乐善公所。但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来观看“叫山”的，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加上他们喜欢安抚乐善公所举办的“叫山”，而对本所上层品级的无能与其内部的勾心斗角早就不满。当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以破竹之势进行反击的时候，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却在几个亲信的护卫下，在众目睽睽之中溜走了。试想这些旁观的道亲有谁还再有斗志？有谁还愿意为本公所的领众卖命？这些观看“叫山”的道亲中绝大部分人都作壁上观。至于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挤进拚杀的内圈时，战斗已基本结束了。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员正在“乘胜追击”。警察连去请求增援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只有驱散道亲，清理现场。

现场清理结果死亡 34 人，重伤者 100 余人，轻伤的人无法统计。这次冲突伤亡的人数虽然比春天那次冲突伤亡的人数多不了很多，但其后果却比上一次要严重得多。因为，春天的冲突是发生在一个公所的內部，伤亡人数再多，却仍然是内部的问题。理门总会懒得干预的，而北京的警察机关则更没有兴趣管这桩事，特别是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北京成为各界注目的中心，警察机关巴不得将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极力隐瞒。而夏天的这场血案就不同了。它发生在两个理门公所之间。这次冲突规模之大，伤亡人数之多却是空前的。理门总会不能不管，警察机关此次也不能不干预。理门总会对下属公所的约束向来松弛，但如果听任公所之间的矛盾发展，势必会威胁到理门的生存，所以不能不管。北京警察机关向来与理门公所相安无事，可是春天的流血冲突给警察机关带来了麻烦，差点出了大乱子。夏天的流血冲突使警察不能再对理门公所听之任之，否则北京的社会治安就会很成问题。正值此时，北京的军阀政权与南方的国民政权的谈判已经破裂了，南方革命政权正积极准备北伐。所以，加强北京的社会治安，巩固军阀政权的根基是十分重要的。北京政府的警察机关决定杀鸡儆猴，整治整治西便门的这两个理门公所。理门总会已经撤掉了两个公所的领众，任命了两个新的领众；公所其他领头的人大都被更换了。警察机关又逮捕了西便门两个公所的领众以及其他领头闹事的人，然后经过审讯，在菜市口将他们统统枭首示众。

尽管如此，北京军阀政权对警察机关的这些措施仍然不满。警察机关于是发出通告，宣布从民国十五年开始，禁止各公所“办斋”时演“叫山”，否则将严惩违反此令的公所领众，并取消其“办斋”活动。公所办斋的目的是为了敛钱，演“叫山”也是为了敛钱。禁止演“叫山”虽然会有损于财源，但总比禁止“办斋”的损失要少。因此各公所、特别是像西便门内安抚乐善这样的、靠演“叫山”大发横财的公所，虽然对警察机关的禁令颇有怨言，但“办斋”没有取消，财源仍在。所以民国十五年后，北京城内的各理门公所在“办斋”时都不再演出“叫山”了。然而北京城郊和较远一些地方的公所仍然偷偷演“叫山”，直到国民党势力控制北京后，“叫山”活动才完全停止。

## 6. 葫芦竟然成了宝贝

玩葫芦是在理道亲的一个习尚。公所的领众自不必说，善通道亲家的桌子上也摆着大大小小的葫芦。葫芦的多少是根据道亲的品级来决定的。公所领众的葫芦当然是最多的。领众之下依次是：“帮众——“挡众”——“八方催”——“陪座”——“小催众”，他们拥有的葫芦数数可多可少，但一般不应超过领众。传说有一个公所的领众拥有大小葫芦 2850 个，人称“葫芦王”。

大葫芦一般放在家里，小葫芦可随身携带，吊挂在腰带上，更小的葫芦可以别在衣襟上。葫芦不可随便乱丢，必须保持干净整洁，所以每天都要用布擦拭。久而久之，葫芦就变成了自然的紫红颜色。这样颜色的葫芦才能带在身上。不但道亲个人离不开葫芦，理门公所的陈设中，葫芦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佩带和摆设葫芦就成了理门特定的标志。

葫芦玩得久了，也就形成了规格和价值。一般以体形周正、古奇、有本（即葫芦上带有原有的蒂把）者为上选。如果葫芦的蒂把上还长有别枝，而别枝上又结有小葫芦，那就更加稀罕了。五个葫芦为一堂，大的有二三尺高，小的仅寸许。在 1921 年以前，道亲中玩弄葫芦之风最为盛行，大家竞相购买一堂好葫芦摆在家中的佛桌上以为炫耀。当时一堂普通葫芦价值 10 元左右，一堂好的葫芦价值高达五六十元，最好的一堂葫芦曾卖到 200 元。因此，拥有一堂的好葫芦就成了道亲财富和地位的标志，成了道亲们竞相炫耀的资本。

理门这种玩葫芦的习尚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一种传说认为：当年杨祖修炼成道，到处显示神迹之时，身边常带着一个葫芦。葫芦里装的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因为杨祖玩葫芦，

所以理门组织扩大后，就习尚玩葫芦。理门还有葫芦赞，云：“葫芦乾坤，奥妙内藏，道通天地，理协阴阳。”这就是说，理门的葫芦决非普通的葫芦，葫芦内奥妙无穷，其作用大得可以通天，这当然是胡说八道。理门借助葫芦这玩艺，装神弄鬼地吹嘘一番，使之神秘化，为的是让道亲们感受到理门的玄妙。玩葫芦的意义和作用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

民国八年八月，沙土山志善广善广修公所领众毕广义获得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名贵葫芦。葫芦的大小尺寸，高低方圆都无可挑剔，颜色完美。最重要的是，这个葫芦的“本”上长有一别枝，别枝上又结着一个小葫芦，而小葫芦的小“本”上居然又长出了一小别枝，小别枝上又结出了一更小的葫芦。长有一个小葫芦的已是极为罕见的了，而小葫芦之上再又长出一个更小的葫芦来，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奇迹。因此，毕广义所获得的这个葫芦至少价逾千金，名贵无比。毕广义因为拥有了这样一个葫芦，其身价地位顿时提高了不少。名贵的葫芦带给了毕广义意想不到的荣耀，同时也带给了他意料不到的灾难。

毕广义是个道人，又瘦又小；志善广修公所又是一个小公所，道众不到 1200 人。因此毕广义在北京理门的公所领众中，实在算不上是个人物，他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出人头地。八月八日他出去游玩，不经意地发现本公所道亲李小牛家中有这个极为罕见的葫芦，毕广大喜之下问李小牛肯不肯出让这个葫芦。李小牛经不起毕广义的死缠烂磨，以 50 元的价格卖给了毕广义。毕广义带着葫芦回到公所后，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立即佩带着此葫芦到处炫耀张场。整个北京城为之轰动，每个道亲以一睹该葫芦为荣耀，每个公所都争相邀请毕广义去作客。一时间，毕广义成了北京城里的风云人物，毕广义自己也慢慢地变得飘飘然，仿佛他就是京城里最富有、最高贵的人了。他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场杀身之祸正在等待着

他。

想置毕广义于死地的人，是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苏俊也是道人，30年前两人同师于峨眉山仙鹤道人门下，因为一点小事闹翻了脸。几十年后，两人都成了理门公所的领众，虽都在北京，但从来来往。毕广义这次因为意外得到了一个稀世葫芦而大出风头，这对苏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可惜毕广义做了几件令苏俊咽不下饭的事情，其中包括拒绝让苏俊观赏那个葫芦，在理门总会说苏俊的丑话，揭苏俊当年在峨嵋山修道时的老底等等。苏俊大为愤慨，决心让毕广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尝尝他的厉害。苏俊派了两个颇有功夫的道亲去，准备教训教训毕广义。

民国九年六月十七日夜，苏俊派出的两个道亲来到了毕广义住的公所前。他们翻过公所围墙，轻轻地撬开了毕广义的门栓，溜进了他的房内。正在做着美梦的毕广义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被这两个道亲掐死了。两个道亲离开房间的时候，顺手把那个稀罕的葫芦也带走了。

第二天志善广修公所向警察机关报案。由于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力的线索，警察机关也无可奈何，追查了一二个月后，此案就不了了之。至于那个稀世无比的葫芦，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知苏俊把它弄到哪去了。

自从出了这桩谋杀案后，理门中玩葫芦的势情慢慢地下降。葫芦那东西慢慢地也就不值钱了。

## 7. “闻烟不算烟，啤酒不算酒”

理门本有八戒，由于自戒自犯，因此除了戒烟戒酒之外，理门其他戒条律令已荡然无存。到了民国以后，戒烟戒酒这个理门最主要的宗旨和戒律也遭到破坏，理门道亲也就再没有什么约束了。



民国以后，在理的道亲“闻烟”已不在禁止之列了。而且越是品级高的道亲，差不多越有闻“闻烟”的习惯。闻烟里也含有烟叶的成分，为什么不把这列在禁止之列呢？理门的公所领众分辩说，闻烟与鼻烟不同，是薄荷、荷叶等清凉性质的原料配制的，闻之可以清心明目。所以“闻烟”不是烟。因此，闻“闻烟”的习惯在理门中逐渐扩展开了。当时北京西西南大街万励麻店所卖的闻烟最为理门所采用。因为该店所卖的“闻烟”中含的烟叶成分最高，质量也最好。有意思的是，理门一度控告过万励麻店，说他们闻烟的配制有烟叶成分，是有意破坏理门道规。万励麻店申诉说，他店所卖的闻烟又名“明目散”，不是专对理门发卖。理门的人要买着闻，不是本店的责任。理门自毁戒律，却把责任咎于别人，实在是蛮横无礼。结果麻店胜诉，仍旧卖他的闻烟，在理的道亲也仍照旧买着闻。后来有些道亲闻“闻烟”不过瘾了，干脆买鼻烟当“闻烟”闻。理门的闻人长春堂的经理张子余也制造了一种名叫“避瘟散”的“闻药”，原料也同万励麻店的差不多，行销全国，因而发了大财，据说他赚的银元多达300余万，成为北京数得着的大富翁。后来外国的纸烟传入中国，理门道亲也紧跟潮流吸起了卷烟。这样，理门戒烟的这条律令算是彻底被破坏了。

戒烟那条禁令被破坏的同时，戒酒这一条也同遭厄运。民国以后，外国啤酒逐渐输入我国。在交际应酬场合，非理门的人往往以啤酒对理门道亲相劝，说啤酒不是酒。于是理门道亲也借此说啤酒不是酒，于是饮啤酒在理门便被默认为不算犯道规了。

闻烟不算烟，啤酒不算酒，理门道亲以各种堂皇而巧妙的方法和借口将理门戒律化解为无形。道规的败坏，必须导致组织的涣散。普通百姓对理门的兴趣也日渐削弱，许多道亲目睹理门的善善恶恶，也渐渐醒悟，最后毅然退出。因此，当作为清规戒律的烟酒已不在严禁之列时，以戒烟戒酒为宗旨的理门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